

DAN BROWN

[美] 丹·布朗著 朱振武 信艳 王巧俐译

骗局

丹·布朗飓风再度登陆

一项令人瞠目结舌的科学发现
一桩事关总统大选的超级骗局

人民文学出版社

DAN BROWN

骗
局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 丹·布朗著 朱振武 信艳 王巧俐译

Dan Brown
Deception Point

Copyright © 2001 by Dan Brow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anford J. Greenburg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骗局/(美)布朗著;朱振武,信艳,王巧俐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ISBN 7-02-005456-0

I. 骗… II. ①布… ②朱… ③信… ④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2668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刘 乔
封面设计:陈 楠
责任印制:李 博

骗 局

Pian Ju

[美]丹·布朗 著
朱振武 信 艳 王巧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1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 000

ISBN 7-02-005456-0

定价:29.00 元

译 者 序

美国畅销书作家丹·布朗凭借其小说《达·芬奇密码》刮起了一阵文化悬疑小说的旋风。与风靡全球的《达·芬奇密码》相比，丹·布朗此前创作的三部小说《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和《骗局》此时也不甘示弱，可谓本本叫座，全部进入二〇〇四年美国图书年度销量排行榜前十名。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布朗有三部小说的中译本相继亮相中国书市，引发了中国的“丹·布朗”热，也带动了中国的悬疑小说创作。

现在的丹·布朗似乎风光无限，但是他成功的过程却是挫折连连。一九九六年，丹·布朗的处女作《数字城堡》与读者见面。这部小说赶上了电子时代的时髦，但却略显超前了些，再加上当时约翰·格里森姆和斯蒂芬·金的风头仍健，因此它没能引起读者群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不过，丹·布朗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情节模式在他的这部处女作中已经成形。在接下来的《天使与魔鬼》中，丹·布朗采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不确定的文本中心意义，逐一消解了人性与神性、善与恶、科学与宗教这些在传统价值体系中处于二元对立的中心概念。从阅读深度上来看，这是小说质的飞跃。丹·布朗二〇〇一年出版的第三部小说《骗局》涵盖了多个学科和畅销小说的各种要素，但可惜的是，它生不逢时。依照美国传记作家莉萨·罗格克所著的《〈达·芬奇密码〉背后的人——丹·布朗传》中的观点，《骗局》一书涉及的是政府机关和总统腐败的问题，这在“9·11事件”激起了美国人无比热忱的爱国心之后，显得不是很合时宜。《骗局》出版之后，丹·布朗开始构思《达·芬奇密码》，并于二〇〇三年初隆重推出。这部小说顿时引起了关注，一时洛阳纸贵，竟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人们回过头去再看丹·布朗的前几部作品，发现原来它们都极具可读性，每部书都是拿起来就放不下，而且读上几遍都不厌。许多人都觉得读他的书不光可以开心解颐，而且还能开启心智，增长知识。

《骗局》于二〇〇一年十一月由阿特里亚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精装本，平装本由袖珍图书出版公司于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出版。《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这是一部情节紧张、悬疑迭起的杰作，令人不忍释卷。”《圣彼得堡

时报》评论道：“《骗局》是一部不容错过地政治惊悚小说，它向你展示了一项惊人的科学发现、一桩高明的骗局和一系列美国政治黑幕。”同其他几部小说一样，《骗局》也是以一起神秘的谋杀案开篇。在人迹罕至的北极圈，美国地质学家查里·布罗菲被两个彪形大汉扔进一个冰河的裂隙中……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塞奇威克·塞克斯顿猛烈抨击现任总统的航空航天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支持，形势对现任总统的连任极为不利。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向总统报告了一项惊人的科学发现。总统特派雷切尔·塞克斯顿，也就是总统的竞选对手的千金小姐前往北极，与酷哥迈克尔·托兰以及几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一道进行实地调查。雷切尔和迈克尔意外地发现了一场令人震惊的科学大骗局。而与此同时，杀手也正在一步步向他们逼近。雷切尔和迈克尔·托兰在北极圈内与强悍的杀手和恶劣的环境做拼死斗争，支撑他们活下来的动力就是要找出策划这一系列阴谋的元凶和两个人相互萌生的爱情……

小说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到了冰川覆盖、气候恶劣的北极圈。“在这荒凉孤寂之地，一个人怎么死都有可能。”开篇第一句话就渲染了整个故事的氛围，定下了紧张的基调，抓住了读者。读者一直在疑惑、焦虑、期待、解密，而作者却十分从容地一直将这个谋杀悬念延宕到第九十章。读者直到故事接近尾声时才恍然大悟，从而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阅读快感。这部小说几乎每章都有悬念，玄机重重，所有秘密直到最后才被揭开。在叙事模式上，布朗通过两条线索和多个场景展开故事。一边是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女主人公雷切尔和搭档托兰为逃避特种部队的追杀，开始了惊险刺激的逃亡之旅；而另一边则是在政治风云中心华盛顿，美国总统大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政客们在策划一个个政治阴谋。小说中的三角洲特种部队也始终是个谜团。到底是谁控制着这个特种部队？这些人又为什么要追杀这些科学家？谁会在这场角逐中成为赢家？这些悬念贯穿着整部小说，吊足了读者的胃口。

该小说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其中涉及了多个领域的知识。看过丹·布朗其他作品的读者无不为作者广博的知识所折服。《骗局》亦不例外。小说涉及了海洋学、冰川学、古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天体物理学、气象学以及航天科学和军事科学等领域的专门知识，同时还牵扯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国家侦察局、三角洲特种部队等多个美国政府秘密机构。显然，布朗在创作之前曾进行过大量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调查。这也是

丹·布朗四部小说都能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丹·布朗小说的成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小说在摒弃二元对立的同时还侧重对伦理道德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通过雅俗相融的手法进行表达。他的作品不存在一种建立在好与坏、真与假、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原则上的伦理和审美体系,许多情节往往是在正义与非邪恶的人物之间展开的,这是“提倡二者兼容式思想方法的各种小说家所坚持的主张”。^①这倒让我们更加看到了作者面对现实世界所产生的人文焦虑。《数字城堡》对这种人文焦虑乃至科技伦理就予以充分关注,他的其他几部小说也传递了人们的当下关怀。《天使与魔鬼》主要探讨了科学与宗教之间几千年来人们都很难说清楚的关系。同时作者也提出了一个人们正面临的问题,那就是科学到底向何处去。在《骗局》中,读者也一样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当下社会的科学、政治和国家安全的深切关怀。《骗局》以美国总统大选为背景,关注政治道德、国家安全与保密高科技之间的矛盾,这既促进了人们对美国政治及一些政府绝密机构的了解,也激起了人们对被高新科技包围着的日常生活及政治生活的许多问题的积极思考。

在美国文学史上,严肃文学常常从通俗文学中汲取营养。丹·布朗的小说可以说是消除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对立的典范。正如詹姆逊所说:“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丹·布朗极力合并各种经典体裁,又博采通俗的边缘体裁和亚体裁,如哥特小说、神秘小说、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之所长,但其作品的终端形态并不拘泥于其中任何一种。这种创作常规的打破,无疑为丹·布朗的小说带来极大的叙述自由。

丹·布朗的小说在世界各地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深层原因却主要在于其文本中对传统文化的颠覆性阐释,对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重新梳理,对当下人们内心焦虑的形象传递及其融雅入俗、雅俗同体的美学营构,这些要素满足了不同层面读者的审美诉求,激起了人们心灵深处的情感共鸣,引发了人们对既定的历史、对传承已久的经典文化和膜拜多年的宗教与科学的重新理解和审视。丹·布朗的几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既迎合了人们重构文化的意愿,也顺应了商业社会中雅俗文学合流的趋势。我们可以说,丹·布朗的作品让人们对小

^① 萨科文·博科维奇:《剑桥美国文学史》(散文作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68页。

说这一久已低迷的文学样式刮目相看，使小说在各种新的文艺样式和媒体手段的混杂、挤压乃至颠覆的狂潮中又巩固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最后，我再说一下这部小说书名的翻译。小说原名 Deception Point，我们起初想译成《圈套》，有的读者来信建议译成《瞒天过海》、《欺骗要诀》或《骗点》等，我们觉得这些译名都很有创意，但考虑到作品中涉及“骗局”的语汇很多，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忠实于原文，同时也为了避开黑市上先此而出的那本标着同样出版社和主译者的盗版《圈套》，最后还是决定将之译成《骗局》。丹·布朗的小说涉及学科广泛是人所共知的。他创作每部小说之前首先要进行大量的实地研究以及图书材料和专业知识、特别是高新科技信息的“取证”工作，就与小说有关的各方面知识请教大批的专家学者和专业工作人员，术语之多、之专、之新、之难都是文学翻译中比较少见的。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主要依据的工具书是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辞典》、《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和《外国地名译名手册》。我们真诚地感谢一直关注丹·布朗作品中译本的热心朋友和广大读者，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指导和通力合作，感谢那些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在翻译丹·布朗系列作品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专业问题的专家们，感谢从各个角度帮助和鼓励我们的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评论家以及新闻工作者。陆谷孙先生在《英汉大辞典》的前言中引用十八世纪英国诗人 Alexander Pope 的那句英雄体偶句说得好：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凡人多舛误，惟神能见宥。）我曾戏谑地跟一家出版社的老总说：“一将功成万古枯，一书译罢满头秃。”完成一部作品的翻译很难。在审美意象、思维和视角上与原作保持相似性，为读者奉上既符合汉语读者阅读习惯又忠实于原作内容和风格的译文，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为了译好丹·布朗的作品并及时奉献给广大读者，我们殚精竭虑，绞尽脑汁，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舛译之处在所难免，殷切期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

朱振武

二〇〇五年冬至之夜于上海寓所

鸣 谢

衷心感谢贾森·考夫曼高明的指导和颇有洞见的编辑才能；感谢布莱斯·布朗孜孜不倦的研究和富有创意的建议；感谢我的好朋友杰克·埃尔韦尔；感谢国家安全档案馆；感谢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共事务办公室；感谢斯坦·普兰顿，感谢他一如既往地在所有事情上向我提供信息；感谢国家安全局；感谢冰川学家马丁·杰弗里斯；感谢才华横溢的布雷特·特罗特、托马斯·纳德奥和吉姆·巴林顿。还要感谢康尼·布朗和迪克·布朗、美国情报政策文献资料工程、苏珊娜·奥尼尔、玛吉·瓦赫特尔、莫里·斯泰特纳、欧文·金、艾莉森·麦金内尔、玛丽·戈尔曼和斯蒂芬·戈尔曼；感谢卡尔·辛格博士、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的迈克·拉茨博士、美光电子公司的阿普里尔、埃丝特·桑、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吉恩·奥尔门丁格博士、桑福德·格林伯格公司的盖世无双的海德·兰格和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约翰·派克。

本书作者声明

三角洲部队、美国国家侦察局和太空前线基金会都是真实机构，本书所描述的种种技术皆现实存在。

比尔·克林顿总统的话

该项发现若得以证实，则是科学对我们所处的宇宙所能揭示的最为发聋振聩的洞见之一，我们可以想像其意义之深和惊世骇俗之甚，这可能会使我们最古老的一些疑问得到诠释，但也将提出另外一些更为本原的问题。

一九九七年八月七日，在 ALH84001 发现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楔子

在这荒凉孤寂之地，一个人怎么死都有可能。地质学家查尔斯·布罗菲在这壮观的蛮荒之地一待就是几年，但对这就要降临到头上的异乎寻常的兽行，他还是始料不及。

布罗菲的四只猎狗拉着装有地质检测设备的雪橇在冻土带穿行着，突然，几只狗放慢了脚步，向天上望去。

“姑娘们，怎么了？”布罗菲迈步下了雪橇，对着几只猎狗问道。

透过密集的暴风云，只见一架双旋翼运输直升机在低空盘旋着，战斗机般异常敏捷地向着冰川降落下来。

这就怪了，布罗菲心想。他还从没在这么北的地方见过直升机。直升机在五十码外的地方着了陆，扬起了一阵冰冷刺骨的颗粒状的雪花。几只猎狗低声吠叫着，眼睛里充满了警觉。

直升机的舱门滑动着打开了，两个大汉跳了下来。他们身穿可以应对各种风霜雨雪的白色制服，手里端着步枪，迫不及待地径直朝布罗菲奔了过来。

“是布罗菲博士吗？”其中一个大汉喊道。

布罗菲大惑不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是哪位？”

“请把你的无线接收机拿出来。”

“你说什么？”

“照着做！”

布罗菲满腹狐疑地从风雪大衣里掏出无线接收机。

“我们需要你发送一份紧急公告，把无线接收频率降到一百千赫。”

一百千赫？布罗菲更加茫然了。这么低的频率是什么信息也收不到的。“出了什么事故吗？”

另一个大汉举起步枪，瞄准布罗菲的脑袋说道：“没有时间跟你废话。照着做！”

布罗菲浑身颤抖着调试着传输频率。

先下来的那个大汉递给布罗菲一张打着几行字的卡片，命令道：“把这条信息发出去。立即发。”

布罗菲看了看那张卡片。“我不明白。这条信息有误。我还没……”

另一个大汉用步枪紧紧地顶住了布罗菲的太阳穴。

布罗菲颤抖着发送那条稀奇古怪的信息。

“很好！”头一个大汉说，“你和你的狗马上都滚到飞机里去。”

在枪口的威逼下，布罗菲把几只狗和雪橇都弄上了直升机。他们刚刚站稳，飞机就离开了地面，机头转向了西方。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布罗菲追问道，穿着风雪大衣的他惊出了一身汗。那个信息是什么意思呢？

两个大汉一言不发。

直升机向上攀升着，狂风撕扯着未拉上门的舱口。布罗菲的四只猎狗仍套在被拉上飞机的雪橇上，低声呜咽着。

“总该关上舱门吧，”布罗菲哀求道，“你看不见我的狗都很害怕吗？”

那两个大汉不予理睬。

直升飞机爬升到四千英尺的高空，下面是一连串的冰川和冰隙，这时，飞机陡然向内侧倾斜过来。两个大汉突然站起了身，二话没说，抓起那个满载的雪橇就向舱门外推去。布罗菲目瞪口呆地看着四只猎狗徒劳地抵御着那巨大的重力。转眼间，四只猎狗一下子就没了影儿，嚎叫着被重物拽着甩出了舱外。

布罗菲不由得狂叫着跳了起来，但立即被两个大汉牢牢地抓住了。他们把他径直拖向舱门。布罗菲吓得魂飞魄散，他挥动着双拳，试图挣脱那两双正把他推出舱门的大手。

但无济于事。眨眼工夫，他已经朝着下面的冰川坠了下去。

第1章

毗邻国会山的图卢兹饭店拥有牛犊肉和白汁红肉^①等政客们认为并不得体的美味佳肴，这使这家饭店成了华府要人精英们工作早餐会的首选，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今天早上，图卢兹饭店又是一番忙碌——刺耳的银制餐具的当啷声、咖啡机的转动声，使用移动电话的交谈声，都交织在一起。

饭店老板趁人不注意呷了一口红玛丽酒，正在这时，一个女人走了进来。老板转过身，老练地笑了笑。

“早上好！”老板赶忙迎道，“我能为您效劳吗？”

那女人很妩媚，三十四五岁，上身穿一件乳白色劳拉·阿什利牌的短上衣，下身穿灰色褶皱法兰绒长裤，脚蹬一双不太时尚的平底鞋。她站在那里，很挺拔——下颏微微抬起——不是傲气，结实而已。这女人的头发略显淡褐色，发型做的是华盛顿最流行的那种——就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那种——一头浓密的秀发，在齐肩的地方向内拳曲着，长短恰到好处，既不乏性感，又让人感到她的聪颖过人。

“我来迟了一点，”那女人说，声音透出一种谦和，“我约好了在早餐会上见塞克斯顿参议员。”

老板的神经不由自主地猝动了一下。塞奇威克·塞克斯顿参议员。他是这里的常客，眼下可是全国最出名的人物之一。上星期，他在超级星期二^②一举击败了全部十二名共和党候选人。现在，这位参议员实际上已经被确定为该党派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许多人都认为，今年秋季是塞克斯顿参议员从那个焦头烂额的总统手里巧妙地夺取白宫主人地位的绝佳时机。最近，塞克斯顿在各大杂志上频频露面，他的竞选口号贴遍了美国的大江南北：“停止挥霍，开始改善。”

^① 白汁红肉，配有调味汁的生牛肉片，因意大利画家卡尔帕乔(Carpaccio, 1450—1525)擅用红白两色而得名。

^② 超级星期二是总统竞选初选日，通常在三月份。

“塞奇威克·塞克斯顿就在他的隔间里。”老板说，“那您是……？”

“雷切尔·塞克斯顿，我是他的女儿。”

我可真够笨的，老板心想。那长相明摆着。这女人继承了参议员那敏锐的双眸和优雅的举止——那种圆通的雍容的贵族气质。很显然，参议员家族的这种古典式的相貌传承几代人未曾改变，只是雷切尔·塞克斯顿身上有一种特有的慈悲胸怀和谦恭之态，这点是她的老爸需要学一学的。

“欢迎您光临，塞克斯顿女士。”

老板领着参议员的女儿穿过就餐区，众多男性的目光立刻都聚焦到了这个女人的身上……这让老板感到了不大自在。有些人还算文质彬彬，另一些人可就不同了。在图卢兹饭店就餐的女人本来就少，而像雷切尔·塞克斯顿这样的女人更是少而又少。

“够窈窕的。”一个就餐的男子低声说道，“塞克斯顿要新人换旧人了？”

“那是他的千金，你这个糊涂蛋。”另一个人纠正道。

那人轻声笑了，“你知道塞克斯顿的，他没准哪天就把她干了。”

4

雷切尔来到了父亲的餐桌旁，这位参议员正对着手机大侃特侃他最近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他只是抬起眼皮瞄了雷切尔一眼，敲了一下手上的卡迪亚手表，示意她来迟了。

我也想你，雷切尔心想。

雷切尔的父亲原本叫托马斯，但他早就用中名取而代之了。雷切尔猜想这是因为他的中名和他的姓押头韵的缘故。^① 塞奇威克·塞克斯顿参议员。别看已经满头银发，他可是个巧舌如簧的政客，他曾经被化装成肥皂剧中一脸狡黠的医生的样子，考虑到他的表演天赋，那幅样子还真是恰如其分。

“雷切尔！”她的父亲咔嚓一下关了手机，站起身来亲了她一下。

“你好，爸爸。”她并没有回吻他。

“你看上去很累。”

^① 塞克斯顿参议员的全名叫 Thomas Sedgewick Sexton(托马斯·塞奇威克·塞克斯顿)，Sedgewick(塞奇威克)是他的中名，与他的姓 Sexton(塞克斯顿)正好押头韵 S/S。

就这样开始了，她想，“我收到了你的信息。出了什么事？”
 “我不能请我的女儿出来吃早饭吗？”
 雷切尔早就知道，她的这位父亲要是没有秘而不宣的目的是不会让她来作陪的。

塞克斯顿呷了一小口咖啡问道：“怎么样，你还好吧？”
 “就是忙。看得出，你的竞选进展得不错。”
 “哦，咱们先不谈正事。”塞克斯顿欠起身，压低了声音说，“我跟你提的国务院的那个家伙怎么样了？”

雷切尔轻微地叹息了一声，努力克制着自己看表的冲动，“爸爸，我确实没有时间给他打电话，而且我希望你别再指望——”

“雷切尔，你该腾出点时间来做重要的事。没有爱，一切都毫无意义。”

雷切尔真想回敬父亲几句，但她还是选择了沉默。只要机会来了，做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她爸爸肯定游刃有余。“爸爸，你想见我？你说这很重要？”

“没错。”父亲的目光仔细审视着她。
 在父亲的审视下，雷切尔觉得自己的部分拒斥心理冰释了，她真诅咒父亲的权威。这眼神是父亲的看家本领——这种本领，雷切尔怀疑，可能会使父亲入主白宫。如果有必要，他可以一下子就热泪盈眶，而一会儿那双眼睛又可以泪痕全无，将激情洋溢的灵魂打开一扇窗，把信任的纽带伸向每一个人。这些都是为了信任的缘故。他的父亲总是这么说。塞克斯顿参议员好几年前就已经失去了雷切尔的信任，但他很快就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

“我对你有个要求。”塞克斯顿参议员说道。
 “让我猜猜看。”雷切尔答道，想再一次表明自己的态度，“是不是哪个有头有脸的离异老夫妻要娶个小媳妇啊？”

“别拿自己开涮，亲爱的。你可没那么年轻了。”
 雷切尔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自己在缩小的感觉，这是她每次与父亲相见时都有的感觉。

“我想投给你一只救生筏。”塞克斯顿参议员说。
 “我还不觉得我淹着了。”
 “你是没有淹着，但总统可淹着了。你应该脱开干系，现在还为时

未晚。”

“你这不是老生常谈吗?”

“想想自己的前途吧,雷切尔。你可以来为我工作嘛。”

“但愿这不是你叫我来吃早餐的原因。”

塞克斯顿参议员有点儿沉不住气了:“雷切尔,你看不出你为他工作对我影响很坏吗?而且影响到我的竞选。”

雷切尔叹了口气,她和父亲已经为此事吵过了,“爸爸,我不是为总统工作,我甚至连见都没见过他。我在费尔法克斯^①工作,上天可以作证。”

“政治就是直觉,雷切尔。你给人的感觉是在为总统工作。”

雷切尔慢慢地呼出了一口气,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这份工作,爸爸。我不想辞职。”

塞克斯顿参议员眯起双眼道:“你知道,有时候你的这种自私态度的确……”

“您是塞克斯顿参议员吧?”一旁突然闪出个记者问道。

塞克斯顿参议员的态度立刻缓和了下来。雷切尔呻吟了一声,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羊角面包。

“我叫拉尔夫·斯尼登,”那位记者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我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

参议员用餐巾纸轻轻擦了擦嘴,笑容可掬地说道:“很荣幸接受你的采访,拉尔夫,不过最好长话短说,我不想弄冷了我的咖啡。”

那位记者听了这话立刻笑了起来。“这是当然,先生。”他拿出微型录音机,一边打开,一边说道:“参议员,您的电视宣传呼吁立法以保证男女同工同酬……还有,对新组建的家庭要实行税减。您能说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当然可以。我只不过是特别希望女人和家庭都强大起来。”

一旁吃着羊角面包的雷切尔差点没噎着。

“还有,在家庭问题上,”记者追问道,“您就教育问题发表了不少言论。您建议削减一些争议颇多的预算,以便为我们国家的学校多拨些款项。”

“我相信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

^① 费尔法克斯(Fairfax),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城市,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南面。

父亲竟沦落到引用流行歌词的地步，雷切尔简直不敢相信。

“先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记者又说道，“过去的几周里，您的选票激增，这使总统颇伤脑筋。您对您最近的成功怎么看？”

“我想这都离不开诚信二字。美国人民现在已经看出，总统在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的处理上已经没有诚信可言。政府的开销失控正在使国家债台高筑，人们已经意识到，到了‘停止挥霍’和‘开始改善’的时候了。”

雷切尔在大放厥词的父亲的旁边忍受着煎熬，这时，像是有意使她逃避一会儿似的，她手袋里的传呼机突然嘟嘟地响了起来。要在平常，这种尖锐的电动声音并不讨人喜欢，可这会儿，这声音听起来倒有几分悦耳了。

塞克斯顿参议员的话被打断了，他愤怒地瞪着眼。

雷切尔从手袋里掏出传呼机，按了五个预设的按钮，以确认她的确就是传呼机的主人。嘟嘟的声音停止了，液晶显示屏闪烁着。十五秒钟后，她就能收到一条可靠的文字信息。

拉尔夫·斯尼登对着塞克斯顿参议员咧嘴笑了笑，说：“令爱显然是个忙人，你们父女二人百忙之中还能拨冗聚餐，真是别有情致。”

“我说过，家庭是第一位的。”

斯尼登点头称是，但紧接着，他又盯着塞克斯顿参议员问道：“先生，我可以问一下，您和令爱是怎样处理你们之间的兴趣冲突的吗？”

“冲突？”塞克斯顿参议员歪着头，一脸茫然无辜地问道，“你指的是什么冲突？”

雷切尔翻了翻眼皮，为她父亲的言行做了个鬼脸。她完全清楚记者的言下所指。该死的记者！她心里想。这帮家伙有一半人吃的都是政治饭。这个记者的问题就是平时那帮采访人所说的“葡萄柚”——一个貌似刁难、实则对参议员极为有利的他已经准备好了台词的问题——是她的父亲叫人故意给他放的高球，然后他一下子把这球打出场地，最后博得个满堂彩。

“这个，先生……”斯尼登轻咳了一声，做出难为情的样子说，“这个冲突就是令爱在为您的竞选对手效力。”

塞克斯顿参议员的态度立刻和缓起来，他爽声笑道：“拉尔夫，首先，总统和我不是对手。我们只不过是两个对于怎样管理我们所热爱的这个国家持不同政见的爱国者。”